

卷二三

書影





因樹屋書影

第二卷

樸下老人筆記

男在浚  
在延錄

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日神仙、二日隱淪、三日使鬼物、四日先知、五日鑄凝。○按鑄凝似是黃白術。

范陽盧氏母楊氏、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無端、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不測。○是又一蘇若蘭矣。



書影  
宋知州鄭建撰吳興郡城記云秦時爲下菰城  
又爲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其女亦  
善地理啓璞無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  
破之慮璞從之初璞欲移城於東遷處立標輒  
爲飛鳥銜去會其女又啓遂定於今處女號遷  
城小娘從璞廟祀○按許負是女相士此又有  
女地理矣亦奇

野客叢談辨坡公應記儂家舊姓西姓是住字  
大有意味毋論舊姓西可笑如坡云應記儂家  
舊姓施有何意味爲正一字坡公當九泉相賞  
故多恨翻刻訛書及矮人妄注

漢尚書令黃香日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  
上下中央者右見南齊志○此可考日月交道  
之數

盧文進在金陵爲客言向陷契丹常獵於郊遇  
晝晦如夜星緯粲然駭問土人曰此謂筮日何  
足異頃自當復良久如其言日方午也右見陸  
游南唐書○予謂卽日食也彼中不知故呼爲



筮日耳。筮是竹箔，當取覆蔽之日，或曰海上大魚過，遂能蔽日，名筮日。

別有窮奇躡躅，失路猖狂，骨董雖短，伎藝能長。右劉朝霞獻元宗幸溫泉賦。○今賣古器者，名曰骨董，或以爲原於坡公骨董羹耳，不知坡公此二字所出。劉賦董作懂，味其文義，似骨格之說，又於骨董無涉也。○方密之曰：古器之骨董，當作匱董，見說文，有解甚詳。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非子孫所可襲。宋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爲衍聖公，至今不易。

明皇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以方士張果爲銀青光祿大夫，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授是官，號通元先生，後卒好事者，以爲尸解，上由是好神仙。○此俗所謂張果老者也，或言果爲堯時蝙蝠精可笑。



裴景升爲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上考？爲之詞曰：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清心苦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示勸。○尉受特旌，僅見於此。癸未舉天下廉卓十人，余與陳大樽、夏彝仲諸君同被舉。末一人，休寧丞也。丞姓何，蜀中人，有異政，時呼爲何青天，直指平米價，民大譁，擁門不得解。丞一言而定。汪文烈亟稱之，後部中不遷不黜，而別選一官至。百姓閉門留丞，丞不可，欲往。徐公人龍軍前自劾，百姓置甌醪金以送其行，頃刻得三千金。丞堅不受，衆曰：蜀中殘破，公無家何歸？儻所如不合，願歸老於此，乃持前金置田購屋以待公，後不知所終。

相雨書曰：河有三雲相連如浴狶，三日必雨。按相雨書，今不傳，僅存此句。

故觀逐者於其返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殺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見淮南子。○舜亦不曾殺弟。樹



米架羊。竟不解矣。

菊有一種名鴈來紅。狀類鷄冠。秋時莖葉俱紅。見古文苑擣素賦注。○今所稱老少年。正名鴈來紅。原無花。何以名菊。

漢宣帝以保護恩。追賜掖庭令張賀。謚陽都哀侯。○此寺人得謚之始。

延祐初設進士科。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奚勞謝爲。使人皆效此君。省後來許多紛擾。

京口鶴林寺杜鵑花。春開最盛。仙人殷七七令九日重開。無異春日。此九日事。可替代東籬矣。鄱陽李賓王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宇。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頰頰。右見高齋漫錄。○相法書也。四語亦佳。何必託郭。只書名玉管通神。林宗媿死矣。方術書往往有此。可恨。

賈誼新書。炎帝者。黃帝之同父母弟也。各有天



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  
○信斯言也。將爲孤竹所笑，古學誣罔如此非  
一、  
史記樛里子癯而多智，時人號爲智囊。又杜預  
亦有癯，予同書中載之。今人以智囊作美稱，強  
加人以癯矣。

吳中陳徵君曰：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  
有石搨，今始疑其僞。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  
方氏藏此真跡，爲士人白麟摹寫，贗本甚衆。往  
達當初荔之行，予數止之。初荔曰：擊鼓以救日，  
日豈擊鼓可救哉？亦致吾扶陽之誠而已。事之  
濟不濟何論？余在念室，舊長汀令石渠王君諱  
明翰，年七十矣。從恒山徒步來視予，出一金爲  
壽。且謂予曰：予每見

上幸海子，輒在破屋中，遙望膜拜，喃喃白公。冤予  
曰：徒自苦耳，詎能達。王君曰：昔有鸚鵡飛集陀  
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  
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



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余亦鸚鵡翼，  
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爲余滅火耶？予感兩  
君之言，爲之泣下。附記於此。

雲林萬壑朝天圖。臨顧虎頭萬竿煙雨圖。彷彿  
郭河陽萬丈空流圖。臨荆浩又常同其妾輕雲  
放舟錫山作萬壑爭流圖。又見癡翁寫九峰雪  
霽作萬峯飛雪圖。又有萬卷詩樓圖。萬林秋色  
圖。萬松疊翠。萬橫香雪圖。總名曰十萬圖。各有  
雲林自跋。蓋爲陶九成作者。今藏陽羨陳定生

家。侯方域作雲林十萬圖記。

相傳馮開之先生，嬖一艾妾，妾方新沐，時佛手  
柑初至都門，急懷一枚與之，妾接得旋擲去。先  
生知其意已不屬，遂驅之出閣。予在秣陵，見佛  
手柑初至，一老年客市數枚，疾馳供李姬麗貞，  
姬領之，命婢取去。少頃入李室，則宣盤中層疊  
數十，鮮妍碩大，愈客贈者十倍。客乃不勝消阻，  
座中言此姬之毒，更倍馮姬。予謂馮姬直捷痛  
快，大勝此姬也。



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十九首。變爲黃初建安。爲選體。流爲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爲趨艷。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爲詩餘。流爲詞。詞變爲曲。而樂府盡亡。樂府亡。而以詞曲爲風。古詩亡。而以近體爲雅。古者風採之民間。雅頌歌之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之。雅變至詞曲。而倡優習之。然則古今風雅頌。貴賤之用。反殊極矣。

雜志中載常開平。每出師。夜必御一婦人。曉輒斷其頭以去。然後臨士對敵。○予謂開平或偶一爲之。後人誤傳耳。每御一婦。輒斷其首。安得有如許婦人。供其宰割耶。此等事不宜浪傳。恐梟弁借爲口實。今之梟弁。語以稱病。相戒不妄殺人。冬不治牆。恐傷蟄蟲。諸事必不肯信。語以此等事。必以爲大英雄。應當爾爾。或反生效法。心我輩筆墨。不可不慎也。

楊升菴丹鉛總錄汀州上杭縣有刻本。宦閩者



遠近皆取之邑令。令索之民間，印以綿側理，裝以綾錦。每部民貲二金餘，而官動取十數部，又不給值。民有緣是傾家者。余至汴，一夕檄邑令燬其副墨，爲杭民永杜此害矣。此集吳門虎林，皆有善本。此本強分門類，訛字如落葉脫失處尤多。且歲久板皆漫滅，間有一字不可識者。宦閩者初亦未知板之漫滅如是。姑亦隨例取之。歸則以供華帛之用耳。恐後人不知，以予爲燬升菴之書，故附記於此。

錢牧齋先生曰：余嘗謂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冪，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雋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擄摭爲家常。此魯直之隔日瘡也。其點者



又反屑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并集矢於杜陵矣。

杜詩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虞山解云：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僞體以親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遞相祖述，無效嗤點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前賢也。

杜詩晴天養片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錢虞山云：晴天無雲，而養片雲於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知矣。山澤多藏育，山川出雲，皆叶養字之義。養字似新而實穩，所以爲佳。如以尖新之見取之，此一字却不知增詩家幾丈魔矣。

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錢虞山云：張輔葛樂優劣論云：孔明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爲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爲失實。公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論，而抑崔浩之



黨陳壽也。

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寃。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於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予鄉馬仲良諸君。竊名於世。余在閩中。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詩序者。體留意。亦未敢一字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於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卽不同調。何致自昧於人。

倫如是。吾故曰萬曆中以門戶分別。忍於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留有句曰。竹爲槐羽翼。衣作扇仇讐。又曰。暑令天不韻。酒作夜常規。又曰。樹將風太暱。烟與月何仇。又曰。温退蟲多口。凉多鳥子身。是底語。正恐百穀不願有此才子耳。

遵巖序沈青門詩云。君恂恂恭勅。風致藹然。其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不揜於聲律之外。如



彈。鈇。欲。邀。公。子。之。車。欵。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  
欲。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檠。招。他。人。以。敵。徐。  
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擊。筑。燕。市。髮。  
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  
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  
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  
可。謂。善。於。形。容。者。矣。

天下更鼓首無前二點末無後二點不知所謂  
世以爲始於宋人寒在五更頭之說然宋人以  
爲識避之是矣後人何因復爲沿習且寒在五  
更頭去後二點是矣去前二點何居間常積五  
更計之自一至五爲數十有五積一更之點計  
之自一至五亦十有五合五更之點計之共七  
十有五加以更數共九十九陽數也夜用陽  
數是陽數而陰用也陽數而陰用之疑於陽矣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去前二點天  
德不可爲首也去後二點地道無成而代有終  
也然則不去一而去二何居曰去一是去陽也



去一則將以二始以四終是以偶始以偶終也。陰陽大數而獨以偶始以偶終猶之夫無陽也。故去前之二去後之二既不令其疑於陽而又以奇起以奇終又默寓扶陽抑陰之意焉甚矣。前人立意之微而寒在五更頭之說爲無當也。余蓄此疑頗久因妄論以質之同人。

余年友長山王子涼，岫生爲詩好爲警牙詰屈之語，多不自解。嘗爲潛岳解，出正陳大士大士語。余曰：子涼昨以潛岳解示予，久之不得其解。既而悟爲五言古詩，遂數五字讀之，始得其韻。然稍失一字，卽須從頭讀起矣。予曰：予讀子涼詩，乃捷於先生。子涼詩凡七百五十字，竟作七百五十句讀之，入手卽了矣。大士大笑。

呂覽云：帝乙王子，長微子啓，次微子衍，次紂，同母弟兄也。微子微仲生時，母尚爲妾，進位爲后而生紂，故云同母庶兄。後箕子勸立微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妾子不得立，遂立紂。○夫太史能爭於立子之日而不爭於正后之日，何



也。無以妾爲妻。齊桓亦知之矣。太史爲是箕子。不爲非乎。總之皆不敢信。

揚子雲恬澹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行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見潛居錄。○此說與其疑也。寧信美新可知矣。馮元成以美新爲劉棻作。

程于止曰。舊說閏年少。蟬試之信然。

蘇武子曰。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豪聞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間。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鬟應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閒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異彈數柱。辭再四。則列幃。



書影  
座右爲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鸞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已若風霧煙雨共泠泠也。座客聽者悄然愾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焉。哀以思也。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於絃。不知者若以爲琴也。弱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此譜入箏聲。未審違合。但連絃並撥。雨霰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箏亦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姬已沒。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卽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萬曆戊申。江南大饑。時湖郡守陳筠塘。以義勸借士大夫茅止生。十四歲。方舉秀才。慨然輸穀萬石。郡守訝之。對曰。此先人遺意也。罄家之藏。



未敷其數，質湊三千以足之。義俠之名滿天下，而妒者之口亦以起。蓋止生尊人侍御二岑公，自辛卯歲卽困穀以待饑，矢之曰：自啖者如啖已肉，止生名元儀，初入金陵，作午日秦淮大社，賦得午日題詩，吊汨羅，盡兩岸之樓臺亭榭，及河中之巨艦扁舟，無不倩也。盡四方之詞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無不集也。分朋結伴，遞相招邀，傾國出遊，無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爲美談。

葉謙齋云：長安市肆壁上画一人，撫鬚倚樹而立。一道士題詩上云：一自離家入道門，始知身內有乾坤。眼前幾見冰山化，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宦局矣。

吾師孫北海夫子常曰：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又曰：吾輩讀書，卽不能窮及理，與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頽瀾。吾輩作詩文，卽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噍聲以墮惡道。

李子田曰：杜詩持正侃侃，自爲一體，而陰啓宋



人以理爲詩之意，如張舍人遺之織成縹緞，本自好意，便言及奢侈生禍，引李鼎來瑱爲鑒，並其縹緞還之。此類情事甚異，杜之所以爲杜，而非所論於唐風也。錢虞山云：按唐國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及卒，其母曰：吾知免宮婢矣。史稱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是時在武幕中，故借此諷諭。明僭服之不祥，數奢淫之召禍，舉李鼎來瑱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道，可謂至矣。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意乎？

李子田曰：杜詩期嚴明府云：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消。金吼卽霜鐘，花卽蠟炬花也。杜喜倒字，無他意也。劉須溪乃云：其人能琴，金吼霜鐘，與其音者何也。

陳明卿曰：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矣。



書影  
若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佯喜而亦似真。佯怒而亦似真。史記書耳。

余鄉多郭公塼。體製不一。以長而大者爲貴。江南人愛之。以爲琴几。滎澤滎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聞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元百戶修月堤。偶發一古塚。塼上有朱書曰。郭公塼。郭公墓。郭公逢着元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讓我三五步。元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彼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塼昔但以空心名。後以爲宜於琴也。遂以琴名。旣修堤後。遂競呼爲郭公塼矣。

藝堅志。宋洪邁所著。蘭溪胡元瑞筆叢。謂其書有百卷。今行世者什之一耳。元瑞曾得祕本。後歸之同邑章無逸。常熟毛子晉家。亦有宋板者。甲至癸。流號計百卷。與無逸所收同。無逸貧士。子晉作古。料無好事者爲之梓行矣。○洪文敏此書自甲至癸。爲集者二百卷。又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集僅成甲乙二



十卷而公薨全書蓋四百二十卷元瑞所有合支甲三甲得百卷全書四分之一也其書係舊鈔本每集各有小序如隨筆之例不知子晉家所藏視此異同何如

弇州舊藏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宋板宋楮字畫端重是趙文敏故物卷首画文敏像標籤字出文敏手弇州亦圖一像於後弇州歿錢虞山以千金得之後復鬻於四明謝象三虞山自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爲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又云京山李組柱字本石嘗語予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余深愧其言

王文恪震澤長語云家語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也閩徐興公家有王肅註者中缺二十餘板何尚書孟春註家語行世自云未見王肅本毛



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註者與與公藏本稍異憾不能合徐毛兩家本對較鐫行

春申君因李園而進園妹於楚王竟爲園所殺唐張祐詩云薄俗何人議感恩諂容卑跡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杜牧詩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皆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近吳郡林若撫詩云豫讓心銜國士恩斬衣猶可快冤魂春申亦有三千客試問何人死棘門皆未足以定三千客

之罪也園旣進妹生子時朱英勸春申殺園不聽且曰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未幾死於棘門是春申之計失矣客何尤焉徐興公有詩云食客三千盡在門各穿珠履耀平原冤冤地下多遺恨不許朱英殺李園庶幾爲三千客卸罪

林若撫曰明初宋氏題郵亭壁歌彤管遺編明人詩抄俱撫入而不知此詩乃陶振子昌所作見瓊臺清嘯集名曰戍婦行初非出於宋氏也振吳江人自號釣鼈叟明初至金陵進紫金山



金水河二賦被寵遇其七言歌行擅場若撫吳人斯言有據

李詩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林若撫曰唐人以酒爲春旣云釀老春而復用酒字不失之重耶常見古本作沽却與何人是矣若撫自謂足破千古之疑予意却字畢竟不自然太白詩卽使再用數酒字亦自不妨

白樂天琵琶行千呼萬喚始出來楊用修改始字爲才字且謂作者亦必心服徐興公謂畢竟始字爲妙况才來一韵尤礙余謂用修懼後人作惡謔耳非謂才字勝始字也

用修謂詩古註覘眈黃鳥覘眈色也非聲也下句載好其音以爲重複訓之爲色古註可憑也嚴氏詩緝謂覘眈指羽毛之鮮潔而說詩者又謂目之流盼也按二字俱從目此解較長

毛子晉家有宋板許氏說文與今世所傳大異許叔重舊本乃以字畫分部者始於子終於亥



全書係十五卷，今乃從沈韻編次，而又以部分類入者，乃宋李燾更定徐騎省本也。湯聖弘有元刻許慎原本，惜毀於火。漢書尉陀獻桂蠹二噐，按楚詞曰：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則已先陀久矣。今並不聞有此。

藝文類聚載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子路捕鳥，神社牽孿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子貢善言，遂稱能說神社，妄亦至此。今博物志亦無此條，刪之不謬。

呂氏春秋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織。○此許行並耕所託。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成而亡，後董襲傳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成之。今才士何不贊成陸



君子書右見抱樸子。○按昌言尚有存者。新論  
惟班固續成琴道一篇。今散見羣書數十條耳。  
平原子書無一語傳後。  
拾遺記曰。堯時有祇支國。獻重明之鳥。狀如鷄。  
鳴似鳳。能搏擲猛獸虎狼。使妖災不爲害。節以  
瓊膏。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于門  
戶之間。則鬼魅退伏。今人元日画雞於牖上。是  
其遺像。按歲時記正月一日。貼画雞。今都門剪  
以插首。中州画以懸堂。中貴人尤好画大雞於  
石。元日張之。蓋北地類呼吉爲雞。俗云室上大  
吉也。可發一粲。拾遺記無乃因元日貼雞。而幻  
出重明鳥乎。東方朔占歲書。一日雞。至八日穀。  
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若元日宜貼雞。則  
八日何不用所主。藝苑雌黃又曰。正旦画雞於  
門。七日貼人於帳。餘日不刻牛羊狗猪馬之類。  
二日獨施人雞。蓋正旦謹始。七人重人也。画雞  
謹始之說。愈不可解。梁劉孝威正旦春雞贊。直  
撫雞事耳。祇支。或作條支。



博物志袁安故綬不具丙丁因募能爲丙丁文者六安都尉畱應能之綬成賜帛五十疋○丙丁何文耶或言文如火焰故曰丙丁然火焰之文亦不難爲何獨畱應能之此必有異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云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下車公卿親識顏色因巡校還耳此時不爲合古語也宋時駕還宮門有勘契勘箭之制又宋相呂端捲簾審視乃拜皆此意

太白峨嵋歌峨嵋山平羌清溪三峽渝州一連用之王摩詰九成宮避暑中四句隔窗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簾下水聲喧笑語簷前樹色隱房櫺衣上鏡中簾下簷前一連用之孫逖贈韋侍御詩忽覩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雲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一連用之沈佺期過巫峽云使



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  
聞、灘上廟前江中天外、一直並用、駱賓王送鄭  
少府入遼云、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  
銀鑰、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六  
句一樣句法、且榆桑柳桃連用、又過任處士書  
齋云、網積窗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帳冷、水  
靜墨池寒、四句一樣句法、在古人皆不以爲嫌。  
今人用之、不知何如、擲榆矣、然細論之、惟峩眉  
山月、一氣渾成、絕無痕迹、反似常用、許多地名、  
者、餘則一說破、便覺身分小減矣、雖詩之佳處  
正不在此、然終不如不犯之爲愈耳、

杜光庭一白犬名曰吠雲、光庭以麻油塗犬足、  
繒帛裹之、曰吾聞以油塗犬足、日行萬里。○今  
日好田獵者、何不以此試之、

骰子朱窩、宋冢宰朱河所造、本名除紅、今人誤  
以河爲窩耳、李君實謂本名除四、似未見河所  
著之除紅譜也、譜中名目與今朱窩亦小異、張  
林宗先生常重刻之、汴中每以行酒、



蘇武子云。熊謙夫善醫。常言世醫者診脉。類以腕骨爲準。當腕骨者曰關脉。前曰尺脉。後曰寸脉。雖千百醫。率是也。抑予嘗攷。從魚際至高骨一寸。曰寸。旣曰關。旣曰尺也。間尺脉一指曰腎之餘。準此察疾病。審強弱。驗生死。視權衡於物也。謙夫南昌人。東壇熊氏之族。

同。能不如獨勝。故有去而學塑者。專意畫火者。正統時。張益與夏昶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昶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昶竹妙絕。亦不復寫竹。昶字凡書皆作昶。在文淵閣寫經。帝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特移日於永上。今從之。

謝在杭云。今文書中。一字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作僞。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參字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字。柒字亦無字。按東哲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棗娥之房。棗卽古。



七字太元七政亦作泰政奈何不作泰字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蘇州毛弼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建人瑞狀元坊

鹿伯順有使者來寬同儕三人擬一時婚娶三女家居亦皆相隣議既定寬愀然曰小人喪父而服未滿願遲數月以遂私情不敢與兩人同事也主嘉其意不忍強後女之父病久而危欲急嫁女逸兩隣女入言之主母母白之鹿公以語寬寬復灑泣訴其父母生生死死之苦曰儻伊父母必欲歸且隨主母起居耳後女歸主父母亦終不忍強之命與一寡婦同居寬移其舊宿之處以遠女室焉嗟夫今誦讀之士尚有匿喪以就仕宦者乘新喪而議親迎者又比比矣對鹿僕能無汗顏

華亭撰楊忠愍墓志叙王元美徐中行諸公理其喪事蓋諸人倚重於楊也已吳國倫與江司馬書云檢忠愍集入子與名非實錄也忠愍以



乙卯冬服刑。子與方決囚江北，不與事。哭郊外，與經紀後事者。國倫與元美子相三人耳。而華亭爲忠愍誌，遺子相而及子與，已爲失考。今奈何專屬子與乎？李子田曰：諸人在當時，最稱莫逆。以此視之，果莫逆耶？

避暑錄話：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爲？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

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常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健，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

喬文衣曰：吾鄉貧民，冬月操作，懼寒僵手，則爲地窖以居。先君子極貧時，苦寒亦作一窖。嚴冬讀書其中，夜無火而硯不冰，煦煦然春臺也。額



其窘曰陽春窟。余見都城之貧民，饑寒而死者，名曰倒卧。秋夏則無，冬爲甚。可見貧民之死，非死於饑，皆死於寒也。不見夫街頭日夕之嗷嗷者，皆曰乞數文錢，得入火房，可救一夕命。乃火房者，都民爲之。如坊店有數文，則得入，無則不能。究之房則房矣，何火之有。夜過其間，號寒之聲，慘不忍聞。願與仁人君子，廣造數處，使貧民盡居其中。名曰陽春院。其病而老，幼而無力者，日行乞而夜有歸，既可不死，其強而壯，四體無恙者，手不僵而百操皆可作，亦可以自食其力。行之天下，行之萬世，當無死寒之民。○京師火房，卽乞丐之長爲之。凡爲其長者，皆大猾。家累千金，妻妾飲食，略同素封。每門置火房一二處，遇大風雪，則以處羣丐。計口日給薄粥二盂，而晴日則亦計口收其所乞之錢。羣丐聽其指使，無敢忤者。往時察子之輩，多此輩爲之耳目也。俗云霜爲霧，所食輒雨，食字大奇。

梅衡湘論李龍湖云：此老何可。謗但當捧之。蓮



花座上朝夕禮拜以消折其福耳。蕭伯玉曰：若盡如世人之見，推福固不容如此，消罪亦不容如此，其重也。

嚴子陵墓在懷慶城東七里。○嚴州葬，復誰人，詹去祿曰：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

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



觀者漸衆，使客乃舉五十金，昇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滷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嘆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神禹定水帶，何以得流傳人間，非同彝鼎，披圖可識，麗使從何知之？此與太平廣記所載西貢盜佛面珠事，頗相類，何異域之多慧眼也。



新鄉李于田曰、天地日星山川草木萬有之變、皆鬼神日行乎其間、本不可執一求之、儒人窺見一班、固守爲恒、卒遇不然、便詫曰、此變也、殊不知天地鬼神歟、翕變怪、流行閃爍、其妙本自如是、奚有所謂常、奚有所謂變、特人有見不見、識不識耳、苟執其見與識者、以槩夫不見與不識者、是何異老農之量天也哉、老農日夕隴畝間、習見夫天時人事、么麼徵驗、遂捃拾鄉談、撰爲諺語、若以陰晴水旱豐歉天札之數、皆可豫

占其所以者、如曰春旱離鄉、秋旱泥牆、一箇星、保夜晴、雨打五更、日照水坑、日落烏雲、半夜枵、明晨晒得背皮焦之類、不知其幾十百數也、而卒驗之者、不亦少乎、儒人之言天道、亦猶是而已矣、子田此論亦辨、昔人天變不足畏、語未必不是、此等意見、子田議論頗有偏處、

葉瞻山、樹聲居臺諫、數有抨擊、率皆大寮回次、務剔根株、以節氣自喜、而雅不欲居黨名、常曰、吾所知、君子小人而已、不以門戶故而君子之



小人之也。○盡人如先生何至紛紛聚訟

范箕生程烈女傳烈女鄆城人年十七聘安氏

無何安氏子卒烈女摧絕顧時時製履甚工也

母憐而撫之曰若夫已矣何履為烈女則刃斷

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工人詰之烈女太息曰

死人履而須工耶人莫測其旨及葬安氏子請

臨其喪堅父母不許託於炊佯入室憩則着向

製履雉經矣啓扉黃氣輪囷四塞不辨烈女所

在久之方散逾七日顏珙如生汗纍纍如珠然

鄆城令廬弔贈襚焉四方來觀者門如市范子

曰先大父守許日陳君鳴郊省大父于榻前為

予言烈女死其父蓋以為詬或破涕為怒加撫

秘云嗟嗟氓之蚩蚩一至是哉然不如是烈女

之性為獨全于天者不顯矣虞將軍云芝草無

根醴泉無纍信矣

句讀改正當從者論語點句爾何如至大

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禮

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施枷不同句巾櫛不



親授句左傳蔓句難圖也蔓句草猶不可除

晉公子駢脅欲觀句其裸浴句薄而觀之

史記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笞罵即足矣

帝紀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只一點斷不須講

解而古人之語意自出信乎學者貴有師承也

若傷人乎不句問馬句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

有眾逐虎又倪文節公謂勿忘勿助長上云而

勿正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句心勿忘句

亦不通味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

字分為二字故耳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

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叠下勿忘作

文法二嫂使句謂治朕棲句夏禮句吾能言

之句杞句不足徵也殷禮句吾能言之句宋句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句故也句足句則吾能徵

之矣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句已乎書舜

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陟方乃

死詩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吁嗟乎句騶虞此

王質詩總聞讀法雖蔬食菜羹瓜句祭禮記

書影 卷之二 三 因樹屋



上虞山先生云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句惟孝

句友于兄弟甚矣吾衰也久矣句吾不復夢

見周公予不得視猶子也句非我也夫句二

三子也所求乎子以事父句未能也句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句未能也皆與今本迥別學者

宜詳考之虞山云左傳公入而賦句大隧之

中其樂也融融句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

也洩洩杜註曰賦賦詩也以賦字為句則大隧

四句其所賦之詩鍾伯敬不詳句讀誤認為左

傳叙事之辭抹之曰俗筆殊可笑

京山郝仲輿敬曰孟子文字快利其中有一字

為一句者行雲流水讀過人殊不覺如七八月

之間旱句則苗稿矣句知句足以知聖人汗句

不至汗其所好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句

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許子何不為陶冶舍

句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百官族人可句謂

曰知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句送之門是

句皆已甚迫句斯可以見矣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句皆擴而充之矣。句使浚井出句從而揜

之。句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句將行其言也。句逝

墨必歸于楊歸句斯受之而已矣。句仲輿讀孟

若此然亦有不必然者。

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西河劍器渾脫張旭見

之因為之草書太白有公孫大娘渾脫舞句老

杜序內云公孫氏舞劍器渾脫句瀏灑頓挫獨

出冠時鍾伯敬不知是舞名作為贊舞評云渾

脫瀏灑六字作事作文之妙盡此虞山譏之

趙凡夫云漢之五宗楚之三閭皆言宗室也楚

昭屈景三宗皆公族屈原為三閭大夫古今宗

正之屬。

詩之重韻古亦有之畢竟為詩病也曹子建棄

婦篇只十六韻而重其五石榴植前庭又曰道

遙於前庭可以處淑靈又曰何以負神靈飛翼

以悲鳴又曰嘆息通鷄鳴丹華實不成又曰何

必春夏成無子常歸寧又曰願君且安寧如此

詩病後人決不可犯也



文才遲速自是生成。相如濡筆而腐毫。子雲輟翰而驚夢。王元氣竭於沈慮。桓譚疾感於苦思。枚臯應詔而奏賦。楊滔斲窗而檢書。平子研兩京於十年。太冲鍊三都於一紀。潘緯十年方吟古鏡。何涓一夕而賦瀟湘。薛道衡蹋壁而卧搜。蘇頲占授而腕脫。劉敞一揮九制。文琰擊鉢成詩。秦少游對客揮毫。陳無已閉門而覓句。寧爲巧遲。毋爲拙速。

鷓鴣之聲。行不得哥哥。又云。鞦韆格磔。唐韋莊詩云。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懊惱澤家亦鷓鴣聲也。

太平廣記云。靈隱造北高峰塔。有寺犬。自山下銜磚石。至嶺上。吻爲流血。人憐之。乃繫磚其背。塔成。犬斃。寺僧葬之。寺門八面松下。今靈隱寺志不載此事。

永嘉劉叅戎。思祖。儒將也。善詩。與匡山僧性淳友善。命画工圖已像。與僧對坐。日逢僧話。圖到處。乞人題咏。華亭章台鼎一絕云。支許相逢盡



日留蕭蕭寒玉數竿秋。青天碧海無兵氣，閒殺嘶風五色驪。

羅隱著兩同書十篇，廣秘笈收之。首載吳越備史隱本傳，海鹽姚叔祥又採隱逸事附之。然唐末閩進士沈崧爲隱撰墓志一篇，文甚典麗，叔祥未之見也。

因樹屋書影

第二卷終

因樹屋書影

第三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陳大士曰：隆準公大耳兒，祖孫相距四百年，皆能有爲於天下，原其所以無有他端，百敗而其氣不折也。陶荊州愛將朱伺，每戰輒克，人問其故，曰：吾特能忍耳。兩軍相對，勇怯相當，幾不能支，而更忍其須臾，此必有變。我能忍，彼不能忍，所以勝負之數不貿也。合二端觀之，天下事必



有氣而能忍者勝。

吾梁吹臺在城南，是師曠作樂處。梁孝王改爲繁臺。班史稱吹臺爲平臺。謝惠連於此作雪賦，又名雪臺。繁音婆。今尚有繁塔。予同學諸生有繁居正者，臺下人。魏有繁欽，又述異記：蠡臺，梁孝王築於菟園中，以迴道似蠡也。今不知在何所。然繁臺上有塔，從下而上，實作蠡形，與他處塔製異。蠡臺或卽繁臺歟。天中記載密縣有慈亭，慈急也。予讀書密之超

化寺兩載，每詢親識，皆不知其處。

漢書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太微之象。今惟禮曹得稱南宮何也。

劉賓客嘉話，公常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稱公者，卽劉賓客也。靈運鬚昭明脛，是的對。皆文人死後之阨。

葆光錄載處士朱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喜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槌鼓。今之工琴者，類不畜爪，但搗箏，則繫義甲。



豈當時撫琴者皆以甲取聲歟。不然何以去爪爲異。取羯鼓來爲吾解穢。正不樂肉聲者。

漢楊終字小山爲校書郎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然則史記曾經刪定。非本書矣。更不知刪去何等。或刪本與原本竝行。後世獨行原本耳。

予家江右。諸昆季至金陵。呼柿餅曰裊乾。金陵人恒笑之。按前地里志。梁侯園有烏裊八九稜。裊柿也。則所呼正是。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更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始。彈碁擊琴。正是的對。今俱不知爲何事矣。今人作索句圖。若作以筆捶琴。更多意態。

東觀漢記。廬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有鼎事。幾衆對狀。除爲郎中。此六朝文士隸事之始。

坡仙云。孔文舉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詩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



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予在萊蕪。作無事堂。常曰。有客時。學北海。無客時。學淵明。意但飲酒耳。不知者。以爲地近。蓋公堂有所慕而爲之。予滋愧矣。後一令至曰。邑可無一事耶。命撤之。諸生于鳴岐藏於家。艾南英曰。王世貞前後四部稿。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臣嘗讀其書。竊以爲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真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卹。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海內。史遷據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修怨於其君也。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爲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下後世以世廟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獵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愛其文者。旣溺而不察。士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



集。吠聲附和。而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

梁玉立曰。太和先生者。姓王氏。真定人。不甚識字。然明敏多智。人有疑就質。輒立剖。有爭訟。先生出片言。莫不詞窮。唯唯謝過者。顧其名不傳。遠近聞者。獨稱爲太和先生云。時鄰郡有重獄。經屢讞。疑不決。臺使者檄郡守更訊。守閱牒累日夜。不能得一老吏。白守曰。真定有太和王先生者。雖布衣。有聽斷才。不可招致。曷以禮聘之。守於是飾車馬。遣吏造先生。先生曰。余窮鄉鄙人。何所知。顧辱太守召。駭觀聽乎。使者再請。乃許。既至。守爲磬折。具賓主。告以故。先生令守第出訊。請從屏間聽之。守乃坐廳事。兩造具陳。已

先生遂爲指某囚某詞中有間。由此細勘。情僞可立剖也。守因更取前牒審視。一訊卽服。如先生言。獄上臺。使者驚異。移檄褒美。咸謂太守才能折疑獄也。守喜。尊先生爲上客。酬以金。先生



辭不受。乃以禮遣歸。先生歸不自矜伐。優游里中。以韋布終其身。又歷數世。而方山公及子紹山、思山兩公先後成進士。今衣冠甲中山。史氏清標曰：余觀太和先生斷獄事。而重有慨也。州郡吏競爲毛鷲擊斷。以取赫赫之譽。唯患功名不自己出。士卽負材卓犖。聲不出里閭。泯泯以沒耳。先生以布衣決重獄。奏效長吏之庭。馳聲河朔間。一何偉也。而太守慎刑獄。能不自任老吏。又能舉賢以成太守名。皆有古人之風。豈獨先生矯矯可傳哉。雖然。余猶惜太守能屈先生。而不卽薦之臺使者。以聞於天子。使竟其用也。漢世敦崇行誼。州郡有才賢著聞者。其上得辟爲功曹掾屬。往往洊歷。以至公卿列侯。後人困於資格。廉平如先生。不克一當張釋之。徐有功之任。顧令其以布衣終老。嗚呼。亦足以徵世變矣。

坡公書淵明飲酒。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詩。後正飲酒。不知何緣記得許多事。余謂正緣記。



得此許多事。不得不飲酒。

劉子威好爲警牙詰屈之文。吳人推服之。無敢後。袁卜士景休字孟逸。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鈎棘。文義紕繆者。以爲姍笑。子威聞之大怒。訴于邑尉。攝而笞之。尉數之曰。若復敢姍笑。劉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十。終不能改口。沓舌妄諛。劉侍御也。尉遣之。吳人因是益嗤子威。見虞山詩人傳。每讀此。輒爲失笑。

石林老人避暑錄話云。余親戚有爲光州守。得古銅鳩。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製作甚工。以遺余。疑是漢鳩杖之飾。因以爲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偃後。蓋如是。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余味首輕尾重。探前偃後八字。曲盡古人爲老人製噐苦心。記此以佐祝噎。

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寇四家。有說郭全部。以四大厨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爲數少者。尚全鐫。多者。咸爲逸去。甚至每



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陶氏當時卽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爲說郛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說郛出而說郛亡矣。然其中全帙。有另鐫行者。後人緣其書目。廣求之。始爲全璧。未可爲此刻誤也。宋末賈秋壑亦做說郛。爲悅生堂隨抄。亦百餘卷。不知今尚有傳本否。

徐文長知湯義仍先生特深。然評其感士不遇賦。旣以四裔語譯字生譏之。又云此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譎語易今語。如論道理。却不過只有些子。其推之雖力。其詬之也亦甚不少矣。義仍先生諸賦。尚是平易。古字施於賦中。猶可。若今人竟用之。序記中十得六七。使人讀不得。句句不得解。文長見之。更不知如何毒詈矣。避暑錄話載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韓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



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爲法也。予謂文公帖子。石林老人論之詳矣。端明跋。僅十七字。摹寫楊文公憐才愛士之意。飛動紙上。使千百世下讀之。驟欲泣下。筆墨何物。能感動人如是。

馬旻徠之驢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鬲遜。實未臣周。此不足辯。而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辯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間誓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以閨中之婦。褒譽於虎貔熊羆之列。其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



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卽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螽斯諸詩。盡之矣。豈參閻外之謀。或躬擐甲胄。於疆場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成王曷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大證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闕焉。獻子五友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喬文衣曰。經書中。魚亥儘多。後學尊經。遂不敢辯。如畫寢章。先君謂畫。當讀畫寢。寢廟也。畫寢者。畫其寢廟也。諸侯畫寢。大夫以丹。士庶以白。堊。春秋僭亂成風。宰予習焉。而畫其寢。過斯甚矣。朽木糞土。所以明其賤。何誅之責。所以甚其失。不然。一畫寢耳。罪豈至是。又考字書無畫字。三宿而後出畫。又讀作畫。卽畫也。亦是畫字。畫作畫。其必然乎。然昌黎論語解。已有此說。豫章陳興霸。常言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逞臆橫議。爭訟一時。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



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不尚矜爭。及其衰。合縱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爲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由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踈者。以淺俚爲古樸。填砌者。以六朝爲冶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以爲得意始也。不過文人之矜。既也。遂釀兵爭之禍。吾輩不可不知戒也。與霸名孝威。大士仲子。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爲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予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爲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近蜀人任元本。博學妙詩文。能以坐隱名通國。



復善揣骨相。陳蝶菴先生贈以詩。有曹劉沈謝。吾何敢摸索。憑君在暗中。句一時稱之。

避暑錄話。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曆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趨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文忠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於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余夜讀此。而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今世有退然自以爲不足。以重人。而必求其人。以重之者。否有憐人之才。必求其人。以重之。作書辦裝送之京師者。否有



與其人嫌隙復敢達以書薦以士者否有得嫌隙人所薦士渾忘其所自來極力推譽使驟有聲譽者否抑有進身之後不忘所自四十年無纖毫輕重於彼此者否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喬鉢曰蘇墳之大不過三十畝繚以土垣古栢三百本歲甲申邾賊盡剪之其中爲老泉老泉葬蜀元邾令具衣冠爲之成三蘇耳左子瞻右子由相去六七武或云邁迨過俱葬此而無其

塚子由西有四塚無題名前豎一碑列四氏六公子名爲簞爲符爲箕爲籥爲筮爲籌亦無墓按子瞻晚謫海南後爲汝州團練副使比至淮乃表乞常遂卒於常當未病時囑子由如卽死葬我於嵩山之陽子爲我銘子由從之子由出守許州置田於許居六年卒亦葬是因思子瞻當日足跡幾徧天下奇山妙水何一不經物色乃獨鍾情於此必有取爾也墳之外有二塚數百年來未有知爲蘇氏者南一塚爲盜發矣俯



其穴得誌銘始知爲夫人傷哉鼎革之事何代無之乃中州之慘至今子瞻不保其丘墓不亦甚乎爾時暴骨在野於草蓬積魄中得頂骨二脛骨三零骨三十六屑丙戌清明具衣冠而重葬焉夫人姓梁氏爲宋狀元顥之曾孫適蘇遲爲子由之長子二子曰簡曰策與前六公子爲昆季皆人所未聞也

萬茂先自序其詩經偶箋云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爲綱強疏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腐陋之書嗟乎弊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目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裏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耶



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竈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誦誦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下風來到反矣此說古今未有可謂思入風雲

宇文述遇天寒雲定興謂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厚禡耳人皆學之名爲許公禡耳此後世著煖耳之始

裴俠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卽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瘳向府病瘳似朝士終無死法求仙者何必十洲三島乎

漢書成帝時河決潰金堤凡灌四郡帝按圖緯得王延世徵拜河堤使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帝嘉之改元河平此今治河下埽之始但今易以柳枝葦條耳潰金堤灌四郡之水在今日恐經年不辦三十六日何神速也古人



作事如此。

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起於宋陳希彞。寒在五更頭之說，余旣以意論之矣。今是處皆五更三點，而各禁中間五更五點，客有詢其故者，余笑應之曰：總是不放人行之意。

詹去矜曰：始余將有事閩越間，渡浦城，買一舩，其制方上銳下，坐卧其上，恒棹枕而不安，板薄纔如紙，水石之大小，皆可舟中捫摸而得。操舟者日行灘瀨間，巨石森立，矛戟外向，舟觸石罅而出，相去纍黍，輒成壑粉，水聲如雷鼓，人語不聞。兩黃頭郎意甚閒暇，前者以招，後者以柁，指東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循水石之曲折，瞬息百里，如泛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舟脆薄不足任若此，而舟人子沉鷺健捷如是者也。豈非人待命於物者難爲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爲功乎？嗚呼！任得其人，雖以菲材，凌絕險，必有攸濟。况乎具恢弘之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復何虞於傾覆哉。



枝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勉爲祭酒。時闈振擅權，公獨與抗禮，不爲下。又不賀其生辰，振不悅。及進香文廟，舊時司成有茗筵之獻，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可得。一日，公以夔倫堂大樹蔽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枝。振聞之，遂傳旨，柳號國子監前，竝及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柳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爲公設也。鑑曰：某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甚堅，卽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

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爲公所厭。至是因某伯求救於會昌伯孫。帝舅也是日適生辰，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靶子然辱此君子，臨賁爲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爲朝廷桁楊之禁，臣席無此人，竊爲不樂。奏上，太后卽邀上問之。乃知振所爲，卽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爲壽。董崇相曰：夫權璫爲朝廷進香文廟，欵之茗筵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



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  
剗。權璫熾焰。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願  
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爲公所厭。以今人  
情宜可乘此釋憾。何以忘情捐忿。從中導歎。卒  
脫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惡爲仇德。  
如此。且亢厲守高。自公賈禍。趙司業金掌。饌以  
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今不惟不之怨。且願受  
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出俊厨諸君子  
下耶。計闡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耳。不意  
天恩飛釋。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  
有聞闡振氣焰。今竟何如事。有數端可以慨發  
者。聊筆之。

寧國論曰。蜀中本無獠。犍爲德陽山谷洞中。攘  
攘而出。轉轉漸夥。自爲夫婦。而益多。夫土乾則  
生蚤。地濕則生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  
化爲蠅。蠅又自生蛆。蛆又生蠅。豈有窮乎。右見  
續博物志。今以一盂水。置几上。雖極清者。不  
數日自然有滓。不數日自然有微蟲蠕動於中。



則知此言是萬古之先。人生定論。  
錢穆洩一滯獄。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錢  
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見明道雜誌。今  
蹄作提。非也。葫音鶻。作胡讀。亦非矣。一俗言訛  
二字。  
道路傳聞之言。不可過信。至事涉塞外。尤易譸  
張。蓋道里遠隔。無可憑據也。宋張元吳昊之說。  
多因韓范表奏姚嗣宗入幕。而無賴者。故爲此  
言。以恐嚇將帥。冒取功名耳。卽有此二人。未必  
卽是王猛。未必能用曩霄。試觀嗣宗入幕。所裨  
益韓范若何。其放言題壁。何足道哉。若以此占  
才。恐不勝車載斗量矣。且二人名同元昊。更屬  
可疑。彼豈不能自取一名。而兼此二人。非偶合  
以爲異。卽故分襲以炫奇。此妄撰者之意歟。  
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  
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威儀。復覩今日。右陳  
徐陵。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漢宮。殿圖書  
聖賢見此。



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右梁任昉爲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田齊物，至蕭梁猶存，好古者所必收也。昉啓汰駢套，亦佳。

金陵童子有琢釘戲，畫地爲界，琢釘其中，先以小釘琢地，名曰簽，以簽之所在爲主，出界者負，彼此不中者負，中而觸所主簽亦負。按孔北海被收時，兩郎方爲琢釘戲，乃知此戲相傳久矣。

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此等議論，煞是可笑，與其爲此等論，不如並此詞不入目。卽入目，亦置若未見，尤成就自家局面。

陳士業荅張謫宿書，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有明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葬，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爲，皆忠孝大節，卽其詭託箕巫陰去分宜之相。



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豁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粹。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攜蒯緱。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駟僮傭。夫廝養。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旁。有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葬者。其一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天下承平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何限。其人在當時。已不免姍笑於里巷。而見侮於褒衣博帶之儔。何況於後世。使後世無兄輩好奇。爲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



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於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

鴛鴦之尤異者。養雛於土窟破冢之間。能使狐衛其子。見白孔六帖。鴛鴦陸產。自昔未聞。狐性淫。鴛鴦特艷。故效此媚耳。然人未經見。

吳俗以正月三日爲田生日。見無顏錄。田有生日亦大奇。東方朔占書八日爲穀。何不以八日爲田生日。

闔郡邑誌書中。多載郭璞識。武彝志載九曲溪

頭有晉郭璞題識曰。黃岡降勢走飛龍。鬱鬱蒼

蒼氣象雄。兩水護纏歸洞府。諸峰羅立拱辰宮。

林中猛虎橫安跡。天外狡猊對面崇。玉珮霞衣

千萬衆。萬年仙境似空同。璞時詩體便有七律。

便有晉安惡濫派之七律。真可發一噓。諸誌中

如此類者甚多。編者皆存而不刪。不解其故。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

瞽。未瞽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

諸兄咕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旣畢。益



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遡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贍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聾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



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旣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折。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旣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滿堦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旣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爲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詹去矜曰。樂府可無作也。詩三百篇。原本性情。體兼美刺。深微要眇之思。與溫厚和平之意。其諧金石而感鬼神。大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府之作。然已不能爲三百篇矣。嗣後爲五言。爲七言。雖去風雅愈遠。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



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惟唐律最嚴。彼其字  
協宮商韻諧鐘呂。可謂近體。非樂府乎。如太白  
之清平調。君平之寒食詩。二王之涼州詞。閨怨  
既已優伶習之。絃索和之。又可謂絕句。非樂府  
乎。少陵雄視百代。前無古人。集中如兵車出塞。  
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諸作。沉雄悲壯。感慨  
唏噓。自是樂府勝場。何必更摹古作者之名哉。  
自李于麟擬議變化之言出。耳食者流。轉相蹈  
襲。不能出入風雅。惟務鬪靡誇多。每詩集一帙。

標題樂府大半至有聲律不諧音節都舛。猶然  
仍古樂府之名。諸如此類。良可悼嘆。夫以一人  
心思。欲使諸好皆備。忽擬美人。忽摹壯士。忽爲  
衰衣端冕之帝者。忽學驂鸞駕鶴之神仙。大似  
百戲排場子弟。顰笑俱假。趨向由人。亦勞而少  
功矣。卽如大風垓下。易水秋風。古人已臻極至。  
無容更贅一詞。乃尚刺刺不休。用心無用之地。  
何其不自量也。又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馬黃。戰  
城南。種種名目。古人緣情寫照。原自不可無一。



不必有二。而或割裂全篇。換易字句。依稀影響。遂稱已作。工者不免優孟抵掌之誦。拙者至有葫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風雅掃地盡矣。故曰樂府可無作也。

劉後村跋馬和之。覓句圖。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有缺。唇瓦甕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以古道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又跋石鼎聯句圖。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酬。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崛強之狀。極得韓序之意。跋楊通老移居圖。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猫。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帛槌之屬。又繼之以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



兒坐母前持筆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其迂闊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卽卷中之人歟有明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逋無妻子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又跋戴嵩畫牛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侍詔熙寧易元吉以画猿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黑牡丹也又跋王摩詰度水羅漢世画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鼈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於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盤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度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常以蘆渡杯渡爲神哉諸跋可謂善於形容今雖未見其畫



讀諸跋尚覺依稀隱顯都在目中反疑諸書未必臻此也此公慧心妙舌坡公後一人而已

陳士業復李司理書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檇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明問謹備錄於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无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遐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穉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顛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



矜爲不傳之祕。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奧義。如張遐者。遐之品行。照耀於一代。得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敝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之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覩徵君子。然據南面之坐。而曾不得一侑食之子弟。輒爲低回竟日。先生闡發幽潛。表揚先德。誠得乞靈片檄。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悛舉也。夫以嚴子陵之特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之名賢。若遐則親受業於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弘緒拭目俟之矣。

宋劉後村云。世傳李賀中表。有妒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况佳句乎。使賀集不遭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近戴道默云。長吉白玉樓事。余未之敢信也。長吉不世才。韓吏部勇之以風檣陣馬。古之



以瓦棺篆鼎。虛幻之以鯨鼈鬼神。不可測。乃破。錦囊心血。止動太夫人憫惜。行年二十七。位不。過奉禮太常。世不理口。方爭毀螿焉。緋衣之召。亦曰。才之瑰瑋者。世罔或知。知我者其帝乎。劉後村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揆。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噐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衆賢和而後。可以制羣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彝信不彝。呂未必王。呂不去漢。未必安隱。王母子死於后。手后族無少長。死於南北軍。手高陵。何在母祠如新。千載人心是非。乃定信。雖不白於漢。其庶乎有辭於母也哉。

却掃編。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於相國寺之智海院。因談歌詞。力詆柳耆卿。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爲不佳者。盍自爲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廣衆中。慎不可。



有所臧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知歌。柳七詞卽妄詆之。能禁其不傳否。

却掃編載劉噐之侍御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常以此驗之。誠然。余幼時聞先君言。中牟張太保孟男方七歲。有客過其太翁。值翁他出。太保代父肅客。自晨至午。旣無他語。亦未常少

移徙。正襟危坐。待父歸。始揖而退。人以此奇之。後卒爲名臣。

後魏散騎侍郎兼尚書盧昶。時雒陽縣獲白鼠。昶檢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因表諫。詔荅嘉之。

○瑞典今不傳矣。幸畱數語。當入雒陽邑志。南中二十年前。白兔甚多。初亦珍重。後值極賤。西士畢金梁曰。此名鼯鼠。非白兔也。瑞典所言。或是此類。



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令有在，亦變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慨慷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焉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荅，並致薄祭，望足下降神享之。右晉庾亮追報孔坦書。追報亡友書見此。

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自西羌，外剛內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按藝海洞酌云：飛穰一名佛手柑，又滔母孫姓，卽賦空侯者。

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



羊賢叔術之讓云云。使美新果出子雲。則宓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以稱行參聖師耶。焦澹園爲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爲助。陳壽有季漢輔臣記。其爲蜀漢無疑。近謝少連改季漢書。猶壽語耳。安足詫乎。

博物志曰。上芝爲車馬。故樂府有芝車語。芝如車亦異。唐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則天下晏清。安史黃巢之亂。劍吐黑煙屬天。此爲尤異。吳園次詢予異芝名。余舉此以復。道書句曲山有五芝。求芝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第一芝名龍仙。二名參成。三名燕服。四名夜光洞鼻。五名料玉。食之者位爲列真。此亦可備芝名之數。

楚詞夕始臨乎微於閭。注。東方玉山醫無閭。一名微閭。如楚詞。一名微於閭也。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覩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



荅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  
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  
蜀此搗骨相之始今特村盲蚩鄙爲之耳  
南越志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  
爲此獸一枚可得油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  
照歌舞則明虞衡志嬾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田  
禾以機軸織紝之物挂於田頭則不敢近然饒  
燈之說名奔鯨又魚也嬾婦三化水陸呈形然  
乎。

管子曰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刃  
游於其間也莊子庖丁本此而稍支矣

晉王逸少書貧姥蒲扇又子敬爲桓溫書扇誤  
爲墨汚因就成一駁牛甚工又梁柳惲詩云亭  
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之而嘆因書齋  
壁及所執白團扇又桓簡書羊孚雪贊於扇又  
宋孝武寫吳興太守何戢蟬雀扇顧景所畫又  
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  
地便覺萬里爲遙陶淵明有扇上畫贊古人書



畫扇事。僅此數則。

漢制皇太子金印龜紐，諸侯王金印橐駝紐，列侯丞相將軍金印龜紐，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四百石以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卽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太子將相日章，餘皆曰印。余按官印如此計，其私紐亦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紐不一，必非貴而下，擬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傳記，後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所當曉。其餘獅象辟邪覆斗亭紐之類，則不可知矣。事始云開元中，鄭審檢校兩京館驛，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卽審所創。十二辰堆，卽今各衙門堂前時辰臺也。驛騎慮有淹遲，故置堆以紀去來之候耳。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也。右見古今注。



相如有詩見此。

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此歌最古，惜不傳。右見古今注。岐伯醫外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荀與能書，常寫狸骨方。理癆方右軍臨之，謂之狸

骨帖。見劉賓客嘉話。今但知右軍自書耳。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豆蔻稍頭三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豆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其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

之詩本詠娼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豆蔻花之未開耳。此為風情言，非為求嗣言也。若

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為綠葉成陰矣。何事入詠乎？右見升菴丹鉛錄。辯誠是也。第未明證何以

如豆蔻花。按桂海虞衡誌曰：紅豆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夏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乳，淡紅鮮妍，如桃杏花色。蕊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豆蔻同種。每蕊心



有兩瓣相並。詞人托興曰。比目連理云。讀此始知詩人用豆蔻之自。益顯漢事秘辛。渥丹吐齊之俗。又友人言此花京口最多。亦名鴛鴦花。凡媒妁通信與郎家者。輒贈一枝爲信。正月上辰。出水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漢儀也。見續博物志。今知上巳。不知上辰。

因樹屋書影

第三卷終



書